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徐麟士

徐麟士，崇明人。少負奇氣。雖生長海濱，而識見廣遠。且膂力絕人，能挾數百斤物超躍重垣，人以為崑崙奴之流亞也。生平嫉惡如仇，里中無賴有作盜竊者，悉擒治之，不少寬，以是諸無賴銜之刺骨，思有以中之，未得間也。一日，偶經古塚，土崩露石匣，掘而啟之，中有一劍，少加拂拭，光芒注射，知非凡物，寶之，不輕示人。夜夢偉丈夫來，曰：「余即塚中人也。子得寶劍，而不知劍術，亦何所用？我請授子。」生再拜，願受教。夢中盡得其所授。及醒試之，一一不忘，以此益自負。時長橋下有巨鼉，恒出為人患，縣官募有能捕之者，予重賞。里人交謂之曰：「君能之乎？此鼉能激水三千丈，吞吐雲霧，騰沓波濤。君恐非其敵也。」生忿然作色曰：「此蠢然一物耳，何足污吾刃！既欲為公等除害，奚憚一行！」即時仗劍入水，須臾，浪湧若山，潮翻如雪，奔騰澎湃之聲，震聞數里。經一二時許，乃漸平息。群見生劍懸鼉首，踏波而出，左手持革帶，既近岸，視之，鼉也，蓋以革帶貫其甲裙故也。群眾爭曳之登岸，大幾畝許，斃之，飽數百人，江水盡赤。里有長老曰：「子前身殆周處也！何不致力於學，博通古今，以備他日國家用。」生喜，乃折節讀書，不復問戶外事。無賴之圖報者，其念亦寢。

生戚某軍門，方駐關外剿游匪，素悉生勇，馳書招之。生慨然起，曰：「大丈夫建功立業，正在斯時。銘鐘鼎而書旗常，夫豈異人任哉！」攜劍囊書，束裝就道，自芝罘達旅順，以待修舶，小憩逆旅。一夕，飲酒蒲醉，隱几假寐。忽有戎裝繫刀入白者，向生半跪而請曰：「寡君命敬迓君子，乘輿已待於外。」生倉猝問莫辨為誰，隨之俱行。既登車，電邁馳，其去若駛。旋至岸盡處，遙望浩淼汪洋，極目無際，殆海也。車逕由海中行，水分兩旁若壁立。頃之，抵一所，車止。宮殿，殆如王者居；門外甲士百許人，排班鵠立，狀甚敬肅。即有峨冠博帶者數人自內出，拱手迎生，揖生入內。歷門數重，始睹前殿。殿上懸燈千百盞，光明勝白晝；殿中珠簾翠幕，隱約不可辨，惟香霧四沛，氤氳不散。數人即於簾外稟白。聞言：「遠客既臨，當以禮見。」樂作簾捲，則正中上坐者，乃一二許歲女子，星冠霞帔，玉貌端妍，天人也。兩旁侍立者，悉豔妝麗姝，玉色珠光，互相輝映。殿上傳生入見。生不覺膝為之屈。上座者命人扶生起，賜坐於側，謂生曰：「聞君義高千古，勇冠三軍，固一世之英豪，當今之俊傑。今不遠千里而辱臨敝地，寡人涼德，何以堪此。此為海，上帝命寡人治茲一方者有年矣。久慶安瀾，無虞駭浪。乃不謂近有應海雌鼉與鼉龍作偶，恃其跋扈，來肆憑凌。雌鼉之故夫，即前在崇海煽虐，為君手翦之於長橋下者也。今將藉君威靈，興師問罪，幸助寡人，君其勿辭。」生聞命，意氣慷慨，曰：「敢不擐甲執兵，為諸軍士先，以驅除此妖魅，奠王國家。當使彼遠族永作波臣，庶幾無忝王命。」於是登壇視師，簡壯士千五百人為前驅，千五百人為後勁，精選甲士二千人為中權，親自率之，傳檄至其國中，刻期決戰。

兩軍既遇，前驅猛厲無前，一戰而勝，輕進遇伏，遂至敗績。中權適至，生分二千人為左右兩甄夾擊之。敵之前軍退，鼉龍各統一軍繼進，與生相接。生見鼉龍虎頭燕頤，虬髯鵝眼，固昂藏一男子也；雌鼉亦一好女子，雖不逮海女君之美，然霧鬢風鬟，丰姿綽約，殆如神仙中人。生飛劍欲斬鼉龍。鼉龍知不敵，急遁去。雌鼉吐水以淹生，生以劍揮之，水反倒注，蓋生劍首有辟水珠也。雌鼉乃驚而奔，師潰。生率眾軍追之，直搗其巢。鼉龍為追軍所圍，不得脫，生至，斬之，士氣大振。雌鼉據其國之積石山以求和，且請願與生結伉儷。是山險阻難攻，珍寶山積，固董卓塢之類也。生曰：「忘夫事仇，抑何淫而無恥哉！是真披鱗帶甲之儔，殺之何足惜！」揮軍環攻，歷三晝夜，始破。遷其貽，盈百車；覓雌鼉，弗得；繼知其溢於荒谷，乃具棺葬之。撤師凱旋，還報於女君曰：「幸不辱命。」女君郊迎三三，待以上賓之禮，賜以黃金萬鎰，白璧雙，明珠百，錦繡文綺皆千端，他物稱是。特張盛筵，餞之於別殿。妙選女樂百人，各就班行，彼歌此舞，更迭迭進，具有五花八門之觀；又使演《錢塘破陣樂》，聲音雄壯激烈，聽之殊令人興動銘燕然之思。宴畢，仍命前戎裝人駕車送之歸，及門而覺，則几上一燈熒然，萬籟皆寂，寓童倦伏几下猶未睡也。生追思所夢，歷歷在目，歎曰：「此何異邯鄲道上一枕黃粱哉！世上功名富貴，一切皆作如是觀。」遂作書辭其戚，不復為關外之行。

方擬返旆，忽有貴客款關至，邀往觀海市。生以初不相識，辭不赴。客曰：「此百年一次，為商家之盛典，亦海國之大觀。今歲以荷蘭王子適來，鬥奇炫富、矜多競勝者，必倍於往日。君如有財，天下之異物，不難致也。」再三固請，生乃許之。貴客早備舟以待，雙輪激水，其捷若飛。既至，市肆環集，珊瑚、珠貝、火齊、木難之屬，大半不能辨識其名。酒樓茗寮，多設於臨街。生見一當爐女子，容華娟秀，似曾相識，逕入投錢曰：「聊乞一盞，藉以解渴。」女子睨視生而笑曰：「君頗憶別殿歌姬否？何別未數日，已淡漠無情也？」生始恍然自失，曰：「卿那得來此？」曰：「隨女君俱至此間耳。相距百餘舍有萃珍園，室極宏敞，即女君之所設也。君盍往乎？當有所得。女君固望君久矣；彼貴客者，乃女君之所使也，特為先路之導耳。」言次，貴客至，偕生聯騎而往。奇珍瑰異，為生平目所未睹。別一室，盡儲前日賜物，貴客謂生曰：「此皆君之所有也，今日君當載以俱歸。」生請一見女君，面為伸謝。貴客曰：「人神道殊，幽顯路異，事已洩露，似不宜再瀆也。當爐女子以與君有夙緣，故女君特以賜君，用侍巾櫛，備箕帚。此女有宜男相，他日必生亢宗子，以延嗣續。君雖抱負異材，然非功名中人，歸後不必作出山想矣。今日擁蹕寶，對佳麗，載西施，一舸以東，豔福亦不淺哉。」遂送生登舟，而女子已先在舟中，一帆風順，直達崇明。逮曉，生推篷窗而望之，則舟已繫於己之門外石樁上。生乃偕女入室，而呼臧獲輩出運物，竟日猶不能盡。

一夜，與女同夢正酣，忽睹偉丈夫昂然排闥而進曰：「曩日寶劍可賜還也。助君名成利就，亦思所以酬師哉？」生方欲起謝，遽拍其肩曰：「勿忘！」遽然竟醒。起視匣中，劍已杳矣。翌日往尋古塚，為之闢地築牆，樹碑碣，種松楸，建屋餘椽，置守塚者司祭掃。更購田百畝，以奉春秋祀事焉。